

其对传统推理小说的全面突破和锐意变革，被誉为“华语推理的革命者”。

他的《黄帝的咒语》一书曾霸占各大电商悬疑推理图书榜首。其作品熔本格派与社会派于一炉，创造出一个个恐怖离奇、悬念迭出的不可能犯罪案件。侦破过程往往展现法医学、刑侦科学和犯罪心理学的前沿成就，同时坚守推理小说的本质：以严密的逻辑性推导出不可预测的震撼结局。

他的每部作品都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且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中国风，被评论界誉为“开拓出推理小说的全新时代”。

从小爱读侦探小说

《新民周刊》：怎么会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毁灭》的？当时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是不是觉得特别累？

呼延云：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一家报社做采编工作，虽然我出身新闻家庭，从小对新闻写作耳濡目染，但理想却是当一位作家，所以在学生时代就勤于练笔。工作之后，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毁灭》，一部青春校园文学，写了三年，六十万字，虽然很累，但一想到出版后就可以实现作家梦，还是很开心的……结果投了二十多家出版社，没人肯出，这件事对我打击非常大。

《新民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侦探小说的？奎因是不是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侦探小说作家？除了奎因，还有哪些侦探小说家对你产生了影响？

呼延云：我从小就喜欢读柯

即使再追求现实，读者还是会期待故事有出人意表的戏剧性和爆点，所以现在有很多作品介乎两者之间，差别只是分量多寡，倾向哪一边多一点。

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学时写过很多侦探小故事，那些小故事现在还躺在我储物柜的最深处。大学时代我更是在图书馆把当时能找到的侦探小说全都读完了。

《毁灭》投稿彻底失败后，我意志消沉，除了工作，就是默默地读书。2005年前后吧，我在航天桥附近的一个小书店看到了三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奎因推理小说，其实我大学时读过他的《希腊棺材之谜》，坦白地说当时有点没看懂，所以并没有对他的作品产生强烈的兴趣，这一次重逢，就信手买了下来。

有时候觉得人与人的相见是缘分，人与书的相遇也是缘分，倘若我那时买的是《西班牙披肩之谜》或者《罗马帽子之谜》，那么可能还是不会对奎因引起太大的兴趣，偏偏这三本是《凶镇》《九尾怪猫》和《弗兰奇寓所粉末之谜》。我先读的《凶镇》，觉得跟我以前读的推理小说很不一样，然后读了《弗兰奇寓所粉末之谜》，被结尾大段的精彩推理搞得神魂颠倒。他的作品——尤其是后期表现出的强烈的人文关怀的作品——直到今天都深刻地影响着我的创作。

对我影响巨大的另外一位侦探小说作家是杰夫里·迪弗，我最早接触他的“作品”其实是根据他的

原著改编的电影《人骨拼图》，当时就觉得眼界大开，于是想方设法找来他的小说阅读，特别是后来新星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系列作之后，基本上是出一本追一本。迪弗设置悬念的手法、营造氛围的方式、多重反转的构造，以及小说中浓郁的科学探案元素，在我后来的创作中多有学习和借鉴。

此外，迈克尔·康奈利、詹姆斯·艾尔罗伊、宫部美雪、横山秀夫、京极夏彦、东野圭吾和樱庭一树也都是给我很多启发的侦探小说家。

“真相推理师”系列

《新民周刊》：2007年你开始创作《嬗变》，之后的一系列小说，成为“真相推理师”系列，这个系列是一开始就有计划，还是后来才以系列为名出版的？这一系列的小说，是如何进行整体构思和单本创作的？

呼延云：我在一开始写《嬗变》时，别说成系列了，连这一本的成书都没想过，就是通过写作抒发内心的苦闷和彷徨。直到第二本《镜殇》开始才渐渐有了写成系列作的想法。“真相推理师”这个名字是2016年为了影视版权的推广，再版我的几